

別夢依稀



人生在線
楊劍威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日，香港，出伏。空氣濕熱，衣櫃裏的吸濕袋裝滿了眼淚一樣的水。今天是晟兒去香港大學報到的第一天。前一天夜晚，在海邊遙望遠處若隱若現於雲端的小島，心裏就準備好要親自送晟兒到港大，並合影以紀念這個無比重要的一天，畢竟晟兒以IB滿分的成績考取了香港的狀元，可以說是繼承了飽學的家風。

回首二十七年前，一九九六年，我的父母也是這樣陪着我走進北大燕園，成為一生最難忘的時刻。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夏天，我們一家三口坐着進京的列車，一路呼嘯着衝過山海關，來到北京。月台上楊伯伯親自迎接，我們當晚住在賓館裏，媽媽把我和爸爸換下的衣服都扔到大浴缸裏，彎着腰、不辭辛勞地清洗。第二天一早，我和父母乘車抵達北大，拿着大行李走進這神聖的學府，甬道兩邊紅旗招展，都是迎新的學生社團，師兄師姐們熱情地歡迎着我們，向報到的新生打招呼。所有的人面容上都洋溢着喜悅。我們沉浸在歡樂的海洋，那種快樂浸入到靈魂的深處，一生難忘。我們徜徉在未名湖畔，看着楊柳依依、湖光塔影；我們漫步在靜園草坪，傾聽着伴隨清風入耳的結他旋律；我們仰望着德才均備齋古樸的建築，那布滿牆壁的爬山虎彷彿講述着這所古老學府的前世今生……在北大西門，我們一家照了一張照片，媽媽那天穿着花上衣、白裙子，短髮，戴着她最喜歡的太陽眼鏡；爸爸白襯衫，淺

色長褲，戴着他的茶色眼鏡，兩鬢已經有些斑白；我也是白襯衣、淺色長褲，稚嫩的圓臉。我們都在笑，那種穿過雲層，也可以見到的清澈的笑容。那時候的我們，都是白白胖胖的，我現在都有點奇怪，怎麼都白裏透紅的健康呢？可能是那些年媽媽為大家做的伙食很棒吧。

今夜，此刻。凝視這張照片，有一種錯覺，彷彿變得立體，彷彿看到媽媽的手那樣堅強、那樣有力地握着我的手，彷彿從來沒有鬆開過，在我迄今人生的四十餘年裏，一直在給我堅定的信念和鼓勵，就像她堅強的性格，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裏，永遠陪伴着我。

當年在燕園短暫停留後，我們大一新生被轉移到昌平校區。現在想想，學生和他們的父母，默默地帶着被褥和滿腔的喜悅到了遠離燕園本部，隱沒在稻田裏荒蕪人煙的幾幢樓裏，開始大一生活。

我是第一個到宿舍的，媽媽擔心我第一次離開家睡不好，帶了厚厚的褥子，細心地、一寸一寸地幫我鋪好。然後父母為我把宿舍清理乾淨。夜晚，月朗星稀，學生家長不得不拼車離開好似孤島一樣的昌平校區。離開的時候，他們叮叮嚶嚶囑咐、一步一回頭。

今宵別夢寒，此去二十七年，未曾歸來。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日，出伏的香港，空氣依舊濕熱。倒掉衣櫃吸濕袋那裝滿的眼淚一樣的水，替換上了新的吸濕劑。今天是值得高興的一天，可為什麼我的眼中含滿淚水？那應該是高興的淚水，應該是懷念的淚水，應該是在祝福的淚水。祝願晟兒擁有一個更加清澈、更有意義、更加美好的大學生活。



燈下集
楊田田

譚耀宗（譚Sir）一直是我敬仰的人。作為愛國愛港的老前輩，他為人隨和但講求原則，對國家對香港飽含深情，對後輩則願意給予提點和機會。二〇二一年的時候，譚Sir被美國制裁，當時他發表了一段話，開頭是這樣寫的：「我譚耀宗，是中國公民，土生土長於香港。我已過了不惑、知命和耳順之年，成長過程中，家庭一直教育我做人要明辨是非，做事要但憑良心。我從政多年，更深知從政人士應當恪守信念、為民服務、為國貢獻、不趨利避害。我是中國人，是炎黃子孫，心中的民族自豪更讓我對得起國家交給我的責任！」

這段話深深地感動了我。今天，通過閱讀譚Sir的新書《譚情說政40年：從打工仔到全國人大常委》，我進一步加深對譚Sir的了解，亦通過譚Sir視角，重溫了香港

讀《譚情說政40年》

近四十年的社會政治演變。

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譚情」，為「譚Sir成長史」。譚Sir幼時家境艱辛，中三輟學後先施百貨打工，通過參加「港九百貨商店職工會」、擔任工聯會副理事長踏入政壇。他一九八五年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一九九三年及一九九六年分別擔任特區籌委會預委會委員及籌委會委員。自一九八五年，他擔任立法局議員、臨時立法會議員及立法會議員至二〇一六年，長達三十年。此外，他還擔任過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並獲選為全國人大常委。這樣一位可謂全國「譽滿香江」的人，在談及自身的成就時，語言平實，謙虛一以貫之。

在談到同期的政治人物，無論政治立場的差別，譚Sir都努力發掘每個人的閃光點，這是十分可貴的。在這部分裏，最吸引我的，是譚Sir和政壇名人的交往軼事。通過這些軼事，我感覺到，不應該簡單地

「標籤化」人和事，應該分析人和事背後複雜的原因。

第二部分是「說政」，譚Sir從《中英聯合聲明》一直談到《香港國安法》，濃縮了四十年的時光。以「回歸」為分水嶺，前半以中英談判、管治權變更為背景，體現了中央的謀略，比如成立預委會及臨立會等。後半，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對港政策也結合實際情況，經歷了調整。譚Sir主要是通過「政改」作為線索梳理這些調整的。在譚Sir從全國人大常委退下之前，香港迎來了完善選舉制度、開創良政善治的新局面，相信這是對以譚Sir為代表的眾多愛國愛港人士的莫大安慰。

總的來看，這本書不僅是譚Sir個人傳記，也是香港近五十年社會發展史、政治史的一個總結歸納。譚Sir從第一視角出發「口述歷史」，幫助讀者更多地了解中央對港的關懷，對「一國兩制」的真情實意。這也是譚Sir在「說好香港故事」方面，再次作出了有意義的實踐。

被移走的雕像



英倫漫話
江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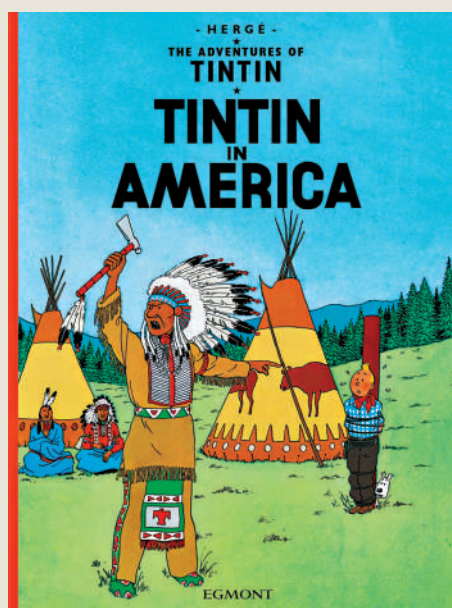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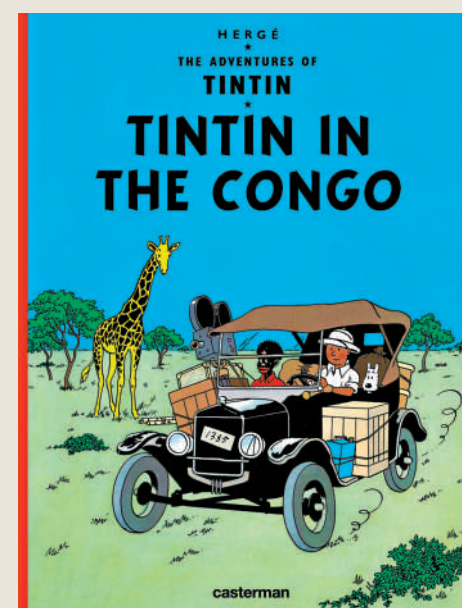
在近年去殖民化浪潮下，不少西方文學作品因涉嫌種族主義而遭「清算」，這次輪到了經典連環漫畫系列《丁丁歷險記》，連作者比利時漫畫家埃爾熱在布魯塞爾街頭的雕像也被官方移走，只留下一個孤零零的底座。

上世紀二十年代問世的《丁丁歷險記》，以其獨樹一幟的畫風、引人入勝的故事、個性鮮明的人物以及有趣幽默的對白風靡世界，成為幾代人的集體回憶，尤其是主人公丁丁（Tintin）作為有正義感的年輕記者，帶著可愛的寵物小狗白雪，憑藉機智、勇敢和運氣一次次戰勝惡勢力。整套漫畫的最大賣點，就是丁丁環球歷險，他穿行於不同國家，上山下海，奇遇不斷，足跡遍及全球五大洲。可問題也出在周遊列國，其中非洲和美洲之旅都惹來爭議。

爭議的焦點是漫畫中有明顯種族主義傾向，比如一九三一年出版的《丁丁在剛果》，書中非洲黑人都有着公式化的長相——浮腫的嘴唇、又短又鬆的頭髮和焦炭一樣的皮膚，當來自「文明社會」的丁丁變魔術般地拿出磁石或治療瘡疾的藥物之後，黑人們彷彿見到奇跡，都將他奉若神明，而丁丁參觀一所學校時對學生稱，「認識你們的祖國——比利時」。書中還多次出現奴役黑人等情節，包括四名光着膀子的黑人抬着轎子，上面坐着一身英國殖民者傳統打扮的丁丁。

再如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丁丁在美洲》，講述了丁丁與北美原住民打交道的故事，書中使用帶有歧視和侮辱色彩的「紅番仔」（red skins）來稱呼那些印第安人，當丁丁終於找到正宗的印第安人後，他發現對方裹着毯子、靠在一堵破牆旁，宛如無家可歸者。此外，《丁丁歷險記》中對猶太人的刻畫，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歐洲反猶主義背景下的媒體別無二致：大鼻子、厚嘴唇、肥胖的身軀，每天盤算如何通過高利貸剝削他人。

其中要屬《丁丁在剛果》的爭議最大，因為書中描述的正是比利時對剛果進行殘暴殖民統治的時期，如同美國歷史學家亞當·霍赫希爾德在《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貪婪、恐懼、英雄主義與



▲《丁丁在剛果》及《丁丁在美洲》封面。

圖源：Hergé

比利時的非洲殖民地》一書中所描述，一八八五年比利時利奧波德二世將剛果變成他私人殖民地，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裏，他的軍隊瘋狂掠奪該國的自然資源，約有上千萬剛果人被謀殺或勞累致死。二〇〇七年，在埃爾熱誕辰一百周年之際，一位名叫蒙東都（Bienvenu Mbutu Mondondo）的剛果人向比利時法庭提起訴訟，以宣揚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為由，要求將《丁丁在剛果》列為禁書。用蒙東都的話說，書中將丁丁說成是個「好白人」，還有黑人婦女不斷向丁丁鞠躬，稱「白人好偉大，白人先生是大神人」，這種公然讚美殖民者和種族偏見的內容不能接受。

儘管法庭最終判決蒙東都敗訴，理由是漫畫在殖民時代完成，作者沒有歧視的動機和願望，但正如傳記作者皮特斯在《埃爾熱的世界》書中所言，「丁丁的態度準確地反映了西方賦予非洲聖文明任務」，這種傲慢與偏見帶來外界對漫畫的反感。一些國家的書店、圖書館決定將《丁丁在剛果》列為成人書籍或需特別預約的書目，有些地方甚至完全停售。出版社在《丁丁在剛果》再版時也進行了修改，比如刪除了貶損剛果人的部分，包括將丁丁對學生說「認識你們的祖國——比利時」改成了「2+2=?」，以爭取人們的諒解。

事實上，埃爾熱在晚年時也意識到作品的問題，承認受制於當時思想的局限性，「種族主義根植於內心深處的概念很難根除。需要很多智慧和意識，才

能不囿於自己的短視、自己的傳統，才能真正地理解。」不過他也為自己辯解，指讓非洲人像「小黑人」一樣說話更多地屬於天真的喜劇傳統，而不是深藏的種族主義，但他的說法能否被人接受就見仁見智。

《丁丁在剛果》的爭議也在英國引起反響，作為有着相同殖民侵略經歷的國家，英國一直以來是反殖民主義運動的針對目標。有輿論批評漫畫將非洲土著描述成「野蠻、愚昧、低等的人種」，像許多英國早期文學作品一樣充斥種族主義，凸顯了歐洲對殖民地的家長式思維。英國歷史學者菲利浦·費爾南多·阿梅斯托在《文明：文化、野心，以及人與自然的偉大博弈》一書中形容，「帝國主義的良好形象」主導着大眾傳媒直到二十世紀後半期，那些支配全世界的白人帝國理直氣壯地自稱負有「文明教化的使命」，結果卻立下不文明的範本。當全球掀起民族自治和去殖民化運動後，西方文明再也恢復不了以前那樣受全世界仰望的地位，一百年後所留下的是對這種地位的反感。

以跨越時代的標準來衡量某部作品或許有失公允，但恰如法國作家弗朗索瓦·雷納爾在《歐洲史：從查理大帝到當今》一書中所說，西方博物館一直以《丁丁歷險記》式的思路舉辦展覽，一成不變地向人們講述着和藹可親的白人如何將文明帶到落後的黑色大地，這種現象未能從源頭上改變，才是人們不斷反思殖民歷史的根本原因。



▲思南書局內可供獨處閱讀及冥想的角落。作者供圖

思南不思議



黛西札記
李夢

上篇專欄介紹有「全世界最高書店」之譽的朵雲書院旗艦店，如何善用區位及線上線下協同的優勢，吸引

市民及遊客到店打卡，營造閱讀氛圍。今次再來談談同為上海知名書店的思南書局，怎樣透過選品、布局陳設和策展種種，打造「上海的人文書房」。

與朵雲書院一樣，思南書局的運營方向樣在選址上花費不少心思。不過，相較於位於上海金融新地標的朵雲，思南更樂意藉由舊址的改建與活化，將舊物賦予新意。思南書局所在的上海復興中路，坐落着不少歷史文化建築，其中位於五一七號的那幢，曾經是北洋軍閥馮玉祥的居所，後來民國知名文人柳亞子等，也曾在此居住。五年前，此故居變身為書局，因附近的思南公館而得名，從此以新面貌對外開放。

我們到訪當日並非周末，店內客流不絕，許多讀者像我們一樣，尚未進店已忍不住在門前打卡。這幢近百年歷史的洋房，樓高四層，外牆滿是綠茸茸的爬山虎與深色的磚牆互為呼應，倏忽宛若時光回溯，穿行至多年前某

個陽光下或雨中的安寧午後。單看外觀已文藝感十足，進入店內，更是常遇驚喜。木質樓梯，踩上去吱呀地響；磚牆、深色的木書架與窗邊的綠植，儼然是愛書人心中理想書店的模樣。

因面積並不算大，思南書局在選品上更為聚焦。以打造「上海的人文書房」為目標，店內書種以文史哲和藝術為主，亦有「倫敦書評書店」和「童書區」等專設空間，滿足垂直受眾所需。空間的窄小，並未成為思南書局的局限，反而成為其特色與亮點：兩排書架的間隙，貼着牆面擺一張單人書桌，坐在桌前，可看書、可冥想，也可仰頭透過高處的小窗望一眼窗外的雲，享受獨處的愜意；牆邊書架，並非密密麻麻全塞滿書，偶爾單取一個或數個方格，以《長安三萬里》等熱映電影為主題，配合展示唐詩宋詞或中國傳統文化圖書，方寸間見巧思。書店內亦專闢藝術展覽空間，不求大，單求取意新鮮，為年輕一代的藝術從業者提供了展示與交流的平台。

一座城市的書店，不該千篇一律，應是各有各性格。朵雲的開闊、張揚，與思南的內斂與靜謐，互為映照，亦彰顯了上海這座城市且動且靜的魅力。



府苑攬趣

北京恭王府博物館正在舉行「府苑攬趣」宮廷金魚特展，共展出八百尾不同品種的金魚，展現宮廷金魚的歷史脈絡和文化傳承。

市井萬象

中新社